

藏文古文献《拔协》中的存在动词*

龙从军

[提要] 本文基于藏文全文隔行对照标注数据,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详细描写藏文古文献《拔协》中九个存在动词的基本用法、语义功能、句法结构和语法化路径,重点讨论 vdog、yod 两个存在动词的语义分化、人称搭配以及语法化路径。

[关键词] 藏文古文献 《拔协》 存在动词 语法化

一 引言

《拔协》(སྔ་བཞེད, sba bzhed)^①是最重要的藏文古文献之一,后世许多藏文文献都引用《拔协》中的相关史料。《拔协》即“拔氏(dbav)之见”,这种书籍命名法是藏传佛教教徒根据自己上师或先贤的见解来解释其著作或观点的一种常用方法。因藏语语音的历时变化,“拔”这个姓氏在传世藏文古籍中出现了三种写法,分别是 dbav、sba、rba。

学界对《拔协》内容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历史和宗教领域(刘凤强 2016, 2018; 索南才旦 2021),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张军、龙从军 2020)。由于《拔协》现存版本成书年代介于中古藏语和近古藏语时期^②之间,又有不同版本,深入研究《拔协》不同版本的文本,有利于揭示藏语特殊词汇、语法的历史演变。本文基于《〈拔协〉增补本译注》(佟锦华、黄布凡 1990)藏文全文隔行对照标注数据,结合其他相关文献^③,详细描述《拔协》文本中存在动词的基本特点及语义变化,进一步探索书面藏语存在动词的演变过程和趋势。

二 存在动词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讨论的仅为狭义的存在动词,不包括“出现、死亡、消失、获得”等广义的存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者个人项目“藏文古文献《韦协》《柱间史》《底吾史记》文本标注与语法研究(20VJXG036)”阶段性成果。承蒙同行专家、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给予建设性修改意见,谨此一并感谢。

^① 《拔协》也写作《巴协》,其作者拔·塞囊也写作巴·塞囊。《拔协》有多种藏文版本,对《拔协》的作者及不同版本的介绍,请参看张军、龙从军(2020)。

^② 根据王尧(1982),藏语的历史分期大致为:6世纪以前为上古藏语时期;7世纪到9世纪为中古藏语时期,也称吐蕃藏语时期;10世纪到12世纪为近古藏语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末为近代藏语时期。

^③ 除了《拔协》以外,本文使用的文献还包括《〈红史〉校注》(东嘎·洛桑赤列 1981)、《吐蕃金石录》(王尧 1982)、《布顿佛教史》(布顿·仁钦竹 1989)、《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李方桂、柯蔚南 2007)、《韦协》(韦·塞囊 2010)、《米拉日巴传》(桑杰坚赞 2014)。本文对所引文献进行统一转写,藏文拉丁转写系统遵照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发布的“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草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 2015)。

类动词。现代书面藏语中常见的存在动词有 yod、vdug、yod (pa) red, 其功能具有互补性。学者们从“示证范畴 (evidentiality)”“新异范畴 (mirativity)”“自我中心 (egophoric)”“新旧信息”和“感官证据”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它们语义功能的差异(胡坦 2002:474-504; DeLancey 2001:369-382; Garrett 2001:70; Chonjore with Abinanti 2003:207; Tournadre & Dorje 2009:100-102; Hill 2012:389-433)。现代藏语方言中存在动词形式更多, 如: jod、fidug、gdafi、figi、fiöd、nug、snaŋ (仁增旺姆 2012)。《拔协》中的存在动词有 bdog、gdog、gnas、mngav、gdav、mchis、vchi、vdug、yod, 比现代书面藏语数量多, 也与方言中的存在动词不完全一致, 有些词形之间是否互为异体值得考究。《拔协》中存在动词的否定形式一般在其前加 mi/ma。不同存在动词的意义和用法存在差异, 下面分别进行描写。

(一) bdog 与 gdog

bdog 本义为“拥有、获得”。张怡荪 (1993:1373) 用 vdug 和 yod 为其作注解: bdog 的意义等同于 vdug 和 yod。由于 vdug、yod 本身差别较大, 如此注解, 难以知晓 bdog 的实际用法。bdog 作为存在动词, 在《布顿佛教史》《米拉日巴传》中仅各出现一次, 在《拔协》文本中也只出现了一次。《拔协》例如下^① (佟锦华、黄布凡 1990:87):

(1) ལྷ་གར་ཡུལ་ན་དམ་པའི་ཚོས་བདོག་དེ། 在天竺地方存在圣洁的法。

rgya gar yul na dam pa-vi chos bdog de/
天竺 地方 LOC 圣洁-GEN 法 EXI LNK

bdog 在藏文古文献中使用频次非常低, 在吐蕃碑铭石刻材料中未出现, 在《韦协》中也仅出现一次, 但不用作存在动词 (韦·塞囊 2010:13):

(2) ད་ལྷ་མང་ཡུལ་ན་ཚོད་ཅིང་བདོག། 现在在芒域待着。

da lta mang yul na sdod cing bdog/
现在 芒域 LOC 待 CONJ AUX

与例 (1) 不同, 例 (2) 不是典型的存在动词句, 其中的 bdog 为辅助动词, 表示 sdod “待”的一种伴随状态。

gdog 在《拔协》中只出现一次 (佟锦华、黄布凡 1990:162):

(3) མཁན་པོ་བློ་སྦྱོར་སྐུ་ཏའི་ལལ་ཚམས་གདོག། 有堪布菩提萨埵大师遗言。

mkhan po bho dhi sa twa-vi zhal chems gdog/
堪布 菩提萨埵-GEN 遗嘱 EXI

gdog 未收录于《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1993), 也不见于本文所使用的其他文献材料。我们将 gdog 和 bdog 放在一起描写, 是因为二者只是前置辅音不同, 前置辅音 g- 和 b- 的交替使用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乏实例。据此推测, gdog 和 bdog 应互为异体形式。另外, 前置辅音 g- 和 v-、元音字符 o 和 u 也可以交替使用, 如 vdar “抖动”又作 gdar, po ti “经书”又作 pu ti。由此推测, bdog、gdog 和后文讨论的存在动词 vdug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

^① 本文例句采用隔行对照标注形式, 所用语法标注缩略语有: 1SG: 第一人称单数; 1PL: 第一人称复数; 2SG: 第二人称单数; 2PL: 第二人称复数; ABL (ablative): 从格、来源格; AGE (agent): 施格; AUX (auxiliary verb): 辅助动词; CONJ (conjunction): 连词; COP (copula): 系词; COT (comparative): 比较格; DAT (dative): 与格; EXI (existential verb): 存在动词; GEN (genitive): 属格; HON (honorific): 敬语; LNK (linking component): 连接成分; LOC (locative): 位格; NEG (negative): 否定; NML (nominalizer): 名词化标记; POS (possessive): 领有格; SFP (sentence-final particle): 句尾助词。

(二) gnas

gnas 作动词, 义为“存在”, 其否定形式为 mi gnas。gnas 还可作名词, 义为“处所”。古今义基本未变化。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121):

(4) ཚོས་ཡུན་རིང་དུ་གནས་པ་ལས། 佛法长时间存在。

chos yun ring du gnas pa las/
法 长久 LOC EXI NML LNK

例(4)中的 gnas 理解为“保存、存留”更切合句义。通过对《拔协》中出现实例的考察, 发现 gnas 一般不用来表示具体事物的“存在”, 多用来表示“保存”意义。

(三) mngav

mngav 本义为“领地”, 引申为“拥有、有, 统制”, 其否定形式为 mi mngav。《拔协》中有五例表“存在”义, 其中, 用于否定句三例, 肯定句两例。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149):

(5) ཇོ་མོ་ཚེ་སྤོང་བཟའ་མེ་རྟོག་སྒྲོན་ལ། སྤོན་པ་མངའ་བས། 才崩妃梅朵准有儿子。

jo mo tshe spong bzav me tog sgron la/ sras mngav bas/
妃子 才崩妃 梅朵准 POS 儿子 EXI LNK

(6) ཁབ་དུ་དེ་ལ་ལྟ་ལྟ་ལས་མེ་མངའ་བས། 作为妃子, 她除了女儿外, 没有(儿子)。

khab tu de la lha lcam las mi mngav bas/
妃子 DAT 那 POS 公主 COT NEG EXI LNK

从例(5)(6)可以看出, mngav 更强调“领有、拥有”, 句子主语由生命度较高的名词充当, 多用于指某人“拥有”和“领有”某物。

(四) gdav

gdav 表“存在, 有”义。在《拔协》中出现 15 次, 其否定形式为 mi gdav。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127、102):

(7) ཁ་ཕྱེ་བའི་ནང་ན་ཆུ་སྐྱུ་ནར་བ་ཅིག་གངལ། 在开了口的瓶里, 有清亮亮的水。

kha phye ba-vi nang na chu skya nar ba cig gdav/
口 开 NML-GEN 里 LOC 水 清亮亮 一 EXI

(8) འདྲམ་མ་འདྲམ་ལ་སྤུན་ཆེན་པོ་གངའ་སྐད། 据说尚·玛降有大病。

zhang ma zhang la snyun chen po gdav skad/
尚·玛降 POS 病 大 EXI 据说

gdav 表处所时, 跟位格标记 na 及其变体配合使用; 表有生物的“拥有”时, 通常带领有格标记 la。在例(7)中, 格标记 na 表“处所”; 在例(8)中, 格标记 la 表“领有”。gdav 用作存在动词, 在吐蕃碑铭石刻文献中未发现, 但在《韦协》中有超过 10 例, 在《米拉日巴传》《红史》等藏文古文献中也有不少例子, 但是在现代书面文本中使用频次却不高。

(五) mchis 与 vchi

在《拔协》中, mchis 有两种常见用法: 一作存在动词; 另一作动词, 表趋向“去”, 是 mchi 的过去时形式^①。在现代藏语卫藏方言中, mchis 已经很少使用。Jäschke (1881:165) 认

^① mchi 和 mchis 在形式上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后加辅音 -s。安世兴(2001:158、161)将其作为不同的词, mchi 义为“走、去、出行; 来, 出现, 到来”, mchis 义为“有、存在”, 两者似乎没有直接关系。张怡荪(1993:845、848)认为 mchi 和 mchis 为异体字, 但在 mchis 词条中有两条解释: ①mchis 是 mchi 的过去时形式, 表“走、去、出行; 来, 出现, 到来”义; ②存在动词。由此可见, 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别 mchis 的具体含义。

为 *mchis* 是 *yod* 的优雅形式 (elegant form), 表“存在”义; 并指出在藏文古文献中, 大多数文本材料记载的内容与上层统治者有关, 因此 *mchis* 的出现频率比 *yod* 或 *vdug* 更高。据《拔协》文本材料, *mchis* 作存在动词时多用于否定句。例如 (佟锦华、黄布凡 1990:128):

(9) བོད་ལ་སྐལ་བ་མ་མཆིས། 在吐蕃没有福分。

bod la skal ba ma mchis/
吐蕃 LOC 份子 NEG EXI

vchi 在文献中出现比较少, 我们推测它是 *mchi* 的异体形式^①。在《拔协》中, *vchi* 用作存在动词只有一例 (佟锦华、黄布凡 1990:109):

(10) བོད་དུ་སྐྱེག་པ་མི་འཇིག། 吐蕃就没有外道者。

bod du mu steg pa mi vchi/
吐蕃 LOC 外道者 NEG EXI

(六) *vdug*

vdug 表“某地存在/有某物”或“某人有某物”, 其否定形式为 *mi vdug*。在《拔协》中, *vdug* 表“存在/有”义的有 26 例。例如 (佟锦华、黄布凡 1990:113):

(11) མཁར་ནག་གི་མཚོ་འདི་ལ་རྩ་བཅོན་དག་མོ་འདུག། 在喀纳湖里有一条非常凶猛的龙。

mkhar nag gi mtsho vdi la klu btsan drag mo vdug/
喀纳 GEN 湖 这 LOC 龙 凶猛 非常 EXI

DeLancey (1992:52) 认为在藏语巴尔蒂 (Balti) 方言中, *vdug* 原为实义动词“坐、待、留”, 后来语义分化, 产生了“存在/有”义。在《拔协》中, *vdug* 也有表“坐、待、留”义的实例^②。例如 (佟锦华、黄布凡 1990:199):

(12) རེད་འདི་ན་འདུག། 我们留在这里。

nged vdi na vdug/
1PL 这 LOC 留

《拔协》中表“坐、待、留”义的 *vdug*, 还可以作为构词语素构成复合词, 如 *vdug sa* “座位, 坐处”; 还可以与名词化标记一起构成名词, 如 *vdug pa* “地位、座位”。

(七) *yod*

yod 表“有、存在”义, 其否定形式为 *med* (*ma+yod*)。 *yod* 在《拔协》中出现 61 次, 使用频次较高; 既可以用于第一、第二人称, 也可以用于第三人称, 且用于第三人称的实例较多。例如 (佟锦华、黄布凡 1990:86、125):

(13) མོང་ཇོ་ལ་འབྲུལ་གྱི་མེ་ལོང་ཡོད། 公主有幻化的镜子。

ong jo la vphrul gyi me long yod/
公主 POS 幻化 GEN 镜子 EXI

(14) ང་ལ་ཕྱག་རིས་མེད། 我没有功劳。

nga la phyag ris med/
1SG POS 功劳 EXI:NEG

^① 在藏文古文献中, 前加字 *v* 和 *m* 可以相互替换, 如《拔协》中的人名“甲·梅果”“枕桑”分别各有 *rgya me vgo*、*rgya mes mgo* 和 *vgrin bzang*、*mgrin bzang* 两种形式。

^② 在《拔协》中, 表达“坐”义多用 *bzhugs* (出现 36 次) 和 *bsdad* (出现 3 次), *bzhugs* 是 *bsdad* 的敬语形式。

通过对以上七类九个存在动词的描写,我们发现《拔协》中的存在动词从语义类别可以分为“领有”和“存在”两类。bdog、gnas 通常只表“事物”存在, mngav 只表有生物的“领有”,其他几个则既可表“事物”存在,也可表有生物的“领有”。

三 存在动词的句法结构形式

存在动词的句法结构形式可以概括为: NP1 (+ 格标记) + NP2 + VP, 其中, NP1、NP2 和 VP 本文称之为存在句的“三段”。NP1 由表“人”和“处所”的名词短语充当,且名词短语一般带格标记; NP2 表“存在物”; VP 为以存在动词为核心的成分。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86):

- (15) ལྷནལ་ལུ་ན་ལྷ་གི་སྤྱད་ཡོད་དེ། 在汉地家乡有星算学的应用。
rgya nag yul na ju zhag gi spyad yod de/
汉地 地方 LOC 星算学 GEN 运用 EXI LNK

例(15)中,rgya nag yul“汉地地方”为NP1,na是位格标记,ju zhag gi spyad“星算学的运用”为NP2,yod“有”为VP。这种句法结构形式是存在动词句法结构的典型模式。但是在实际文本中,并非“三段”都出现。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96、133):

- (16) ཚེ་ཕྱི་མ་ཡོད་པར་ཡིད་ཆེས་ནས། 确信有来世。
tshe phyi ma yod pa-r yid ches nas/
生 后来 EXI NML-DAT 相信 LNK
- (17) བ་དམར་མོ་བྱུས་འདྲེན་པའི་ས་ན་ཡོད། 在红奶牛哞哞叫的地方有(佛像)。
ba dmar mo vus vdebs pa-vi sa na yod/
奶牛 红的 牛叫 NML-GEN 地 LOC EXI

例(16)为NP2+VP模式,省略了NP1;例(17)为NP1+格标记+VP模式,省略了NP2。但是,省略的NP1和NP2可根据上下文语境补充出来。在特定语境条件下,NP1(+格标记)和NP2都可以省去,仅用VP。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199):

- (18) ལྷན་པོ་ཨག་ཚེས་ཅན་གཅིག་ལས་མི་གདའ་བས། (在此地)除了一个长胡须的老人之外,没有(别人)。
rgan po ag tshoms can gcig las mi gdav bas/
老人 胡须者 一 除了 NEG EXI LNK

例(18)中未出现NP1(+格标记)和NP2,可根据上下文语境补出。

格标记在句法结构中具有句法、语义的标识功能,因此,存在动词句中的NP2可以移到NP1之前。例如(佟锦华、黄布凡 1990:129):

- (19) ལྷ་བྱུ་ཅིག་ཨོ་དན་སྤུ་རི་ན་ཡང་ཡོད། 在奥登布山上也有(同样一座寺庙)。
lta bu cig o tan spu ri na yang yod/
如 一 奥登布山 LOC 也 EXI

对存在句中附着于NP1后的格标记的语义类别,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不管NP1为哪种语义类别,其后的格标记都视作处所格标记;另一种认为在处所名词短语后为处所格标记,而在有生名词短语之后为领有格标记(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65)。后一种观点实际上区分了“存在”和“拥有”两个概念,无生名词短语是“存在”于某处,而有生名词短语是“拥有”某物。一般认为“拥有”和“存在”有紧密的联系,可以互相转化,“拥有者”

例(22)(23)是最常见的形式;例(24)中的 gi 只和 vdug 共现,是较晚出现的一种形式,在《拔协》中只有一例,难以为其定性。

(二) V1+nas/cing+V2

这种结构可视为序列动词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的一种特例。序列动词结构中,V1和V2一般为语义补充或者动作行为先后时序关系。《拔协》中的这类结构,V2是对V1动作行为情貌状态的持续进行说明的成分,有持续体标记的功能。例如(佟锦华、黄布凡1990:195、100):

- (25) ལྷ་མུ་ཞེ་འོག་ནས་རྒྱལ་པོ་བའི་རྒྱ་མཚོ་བའི་དྲག་ཅན་མནན་ནས་འདུག། 释迦牟尼像下面压着通歪毒坚龙王。
 sshkya mu ne-vi vog nas rgyal po-vi klu mthong ba-vi dug can
 释迦牟尼-GEN 下 ABL 王-GEN 龙 看见 NML-GEN 毒 者
 mnan nas vdug/
 压 CONJ AUX

- (26) ང་བལ་ཡུལ་དང་ཟ་རྟོར་དུ་ཕར་འགོ་རྒྱུར་འགོ་བྱེད་ཐོད་ཅིང་འདུག། 我在尼泊尔与撒霍尔之间来回待着。
 snga bal yul dang za hor du phar vgro tshur vgro
 1SG 尼泊尔 和 撒霍尔 LOC 走来走去
 byed sdod cing vdug/
 做 待 CONJ AUX

(三) V1+ 句尾助词+V2

古藏文的句尾助词一般用于陈述句句尾,表确定语气,其随前一音节韵尾的不同而有不同变体。在《拔协》中,只有存在动词 mchis (mchi) 可以出现在句尾助词之后,但已经泛化为为进一步强调句尾助词确定语气的辅助动词成分。例如(佟锦华、黄布凡1990:117、88):

- (27) ད་རིང་བཅན་པོ་དེ་ལྟུང་འཇུག་མཆིས། 今天还要给赞普洗头。
 da ring btsan po dbu vkhru-vo mchis/
 今天 赞普 头 洗-SFP AUX
- (28) འདིང་ལ་སྐྱེས་པོ་མཆི། 这是我生的。
 vdi nga la skyes-so mchi/
 这 1SG POS 产生-SFP AUX

(四) V1+V2

此结构中,V2直接加在V1之后,表对V1所涉事件的主观或客观感知,V2由存在动词泛化为表示证范畴的成分,起示证范畴标记功能。例如(佟锦华、黄布凡1990:147、87、98):

- (29) ལྷོད་ཀྱི་བྱ་དགའ་འདི་ལ་བཞུས་མཆིས་ནས། 给你这个作为奖赏吧!
 khyod kyi bya dgav vdi la bgyis mchis nas/
 2SG GEN 奖赏 这 DAT 做 AUX LNK
- (30) འདི་ན་གཙང་ཁང་གཅིག་སྐྱེས་པོ་དང་། 这里藏着一间佛堂。
 vdi na gtsang khang gcig sbas yod/
 这 LOC 佛堂 一 隐匿 AUX
- (31) ལྷོད་ལྟུང་གསུམ་དེ་ན་ཅི་བྱེད་འདུག། 你们三个坏蛋在那里干什么?
 sgrovu khyod gsum de na ci byed vdug/
 坏蛋 2SG 三 那 LOC 什么 做 AUX

例(29)(30)(31)中的 *mchis*、*yod*、*vdug*，我们都视作辅助动词 V2。按照江荻(2005)基于现代卫藏方言材料的分类体系，例(30)中的 *yod* 为结果体、自称、自知示证，例(31)中的 *vdug* 为结果体、他称、新知示证，但没有提到如例(29)中的 *mchis*。据此推测，中古藏语时期应还没有发展出完整的“体—示证”系统，但已出现“体—示证”系统的萌芽。

五 存在动词的人称

在现代书面藏语的存在动词中，金鹏(1983:36)认为 *yod* 一般用于自称或自称的事物，*vdug* 一般用于他称或他称的事物；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415)则用“自身”和“他身”来区别 *yod* 和 *vdug*；胡坦(2002)沿用“自称”和“他称”概念，并认为“自称”不但包括第一人称和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而且包括特殊语境中的第三人称。可见，现代书面藏语存在动词的人称难以进行简单的二元分类。许多教科书对存在动词与人称之间关系的描写和阐释也存在差异。现代书面藏语的三个存在动词及其人称搭配情况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现代书面藏语的存在动词及其人称搭配

人称	<i>yod</i>	<i>vdug</i>	<i>yod (pa) red</i>
第一人称	+		
第二人称	(+)	+	+
第三人称	(+)	+	+

《拔协》中存在动词的人称搭配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拔协》中的存在动词及其人称搭配

人称	<i>bdog</i>	<i>gdog</i>	<i>mchis</i>	<i>vchi</i>	<i>gdav</i>	<i>mngav</i>	<i>gnas</i>	<i>vdug</i>	<i>yod</i>
第一人称									+
第二人称									+
第三人称	+	+	+	+	+	+	+	+	+

从表 2 可以看出，存在动词 *bdog*、*gdog*、*mchis*、*vchi*、*gdav*、*mngav*、*gnas*、*vdug* 只用于第三人称，但 *yod* 可以用于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说明其使用较灵活。

表 2 和表 1 显示，《拔协》中存在动词的人称搭配情况与现代书面藏语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们对泛化为辅助动词的 *mchis*、*gdav*、*vdug*、*yod* 的人称进行观察统计后，发现 *mchis*、*gdav* 只用于第三人称，而 *vdug*、*yod* 则可灵活用于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如表 3 所示：

表 3 《拔协》中的辅助动词及其人称搭配

人称	<i>mchis</i>	<i>gdav</i>	<i>vdug</i>	<i>yod</i>
第一人称			+	+
第二人称			+	+
第三人称	+	+	+	+

^① 据金鹏(1981)，在现代书面藏语中，*yod* 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用于第二、第三人称。在表 1 中，我们使用“(+)”表示 *yod* 在特定语境下的用法，用“+”表示 *yod* 用于第一人称的常见用法。

综合表2和表3可以发现,在《拔协》中,无论作存在动词还是辅助动词,yod都不受人称限制;vdug作存在动词仅用于第三人称,而作辅助动词则不受人称限制。这说明在《拔协》成书时期,作为存在动词,yod还未完全成为“自称”动词,而vdug已经成为“他称”动词;作为辅助动词,yod与vdug则皆可用于所有人称,未出现分化使用现象。由此可见,辅助动词yod和vdug应还有其他语法化路径。下文会作进一步讨论。

六 存在动词的语法化及其路径

跨语言研究表明,藏缅语族许多语言的存在动词由“居住”类实义动词演化而来(吴福祥 2010;余成林 2018)。吴福祥(2010)强调存在动词还可进一步演化成持续体标记,演化路径为:“居住”义动词>处所/存在动词>持续体标记,并认为这种演化模式极有可能是对汉语“‘居住(居处)’义动词>处所/存在动词>处所介词>持续体标记”模式的复制。藏语存在动词大体应也遵循了这种演化模式,但未必是对汉语模式的复制。

在《拔协》中,我们可以看到vdug的出现频率较高,功能也较多,可作为存在动词、辅助动词、“坐、待、留”义实义动词等。vdug的本义应为“坐、待、留”,《拔协》中仍然可见其实义动词用例,尽管数量较少;其存在动词义应是从原义分化而来的。这个过程在上古藏语时期已基本完成。就此而言,vdug是藏语中由“坐”义动词演化为存在动词的典型代表。此后,vdug的功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继续发生功能分化,从存在动词发展为辅助动词。

同时,《拔协》的用例也显示辅助动词vdug的部分功能可能还有另一条语法化路径,即直接来自“坐、待、留”义动词的虚化。其证据有二:首先,vdug作为辅助动词可以用于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见表3),还未形成人称分化,不同于其作为存在动词仅用于第三人称的情况(见表2);其次,随着vdug功能的逐渐虚化,其实义动词功能常由bsdad、sdod、bzugs替代,其作为V2构成序列动词结构的功能也逐渐被bsdad等替代。从藏语发展史来看,如mthong ste bsdad、nyin cing bsdad、bzung nas bsdad、btang nas bsdad等结构在晚于《拔协》的文献中大量存在,这显示充当辅助动词V2的部分vdug可能是由实义动词直接虚化而来的。

实义动词vdug演变为存在动词和辅助动词后,其意义进一步虚化,演变为体标记,同时还兼具示证标记功能。此过程是渐进的和不断完善的。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也自然成为体现示证功能的重要手段。前人的研究显示,存在动词、辅助动词vdug首先语法化为表达“视觉证据”的标记。Bell(1905:40)就指出vdug具有“视觉证据”标记功能;Yukawa(1966)认为vdug和yod pa red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表达“视觉证据”功能。Hill(2012)认为“视觉证据”能够很好地解释藏语vdug的示证功能,并论证了vdug在中古藏语时期(7-9世纪)已经具备了表达“视觉证据”标记的功能;再从单一的“视觉证据”标记发展为表达亲知亲见、心理、感知、亲近程度等诸多示证标记功能。

vdug还可以表示“新知信息”。DeLancey(1997)通过对现代藏语中vdug的功能进行分析,提出了“新异范畴(mirativity)”概念;曲世锋(2015)把“新异范畴”作为示证范畴演化的一个新分支,认为它是示证范畴的一个新发展。vdug在现代藏语中作为示证标记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金鹏 1983:36;胡坦 2002:488;Tournadre with Jiatsso 2001;江荻 2005;邵明园 2014;曲世锋 2015)。此处不再赘述。

根据《拔协》及相关藏文古文献中的实例,结合学者们对藏语示证范畴的研究成果,我

们将 vdug 的演化路径总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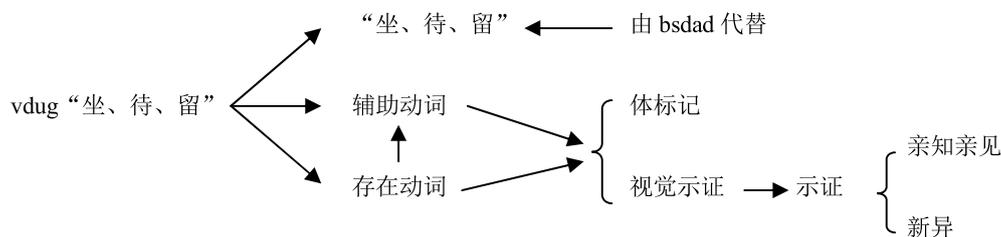


图 1 vdug 的演化路径

《拔协》中另一个存在动词 yod 的示证标记功能也来源于其存在动词功能的虚化。尽管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无从推知 yod 的存在动词功能是否如 vdug 一样,是从某个实义动词分化而来的。但从对古今藏语语料的分析来看,存在动词 yod 在中古藏语时期可用于所有人称;而在现代书面藏语中,一般用于第一人称。与之相关的是,yod 从存在动词发展为示证标记的过程中,由表示非“自称”、非“自我中心”的示证标记发展为表示“自称”和“自我中心”的示证标记,而且路径明晰。作为示证标记,yod 的“自称”和“自我中心”标记功能与 vdug 的“他称”和“视觉证据”标记功能形成对立,但表示“他称”和“非视觉证据”功能的语法形式暂缺,这为后来 yod (pa) red 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 [1] 安世兴. 2001. 《古藏文词典》,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2] 布顿·仁钦竹. 1989. 《布顿佛教史》(藏文版),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3] 东嘎·洛桑赤列. 1981. 《〈红史〉校注》(藏文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4]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 《实用藏文语法教程》,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5] 胡坦. 2002. 《藏语存在句》, 载胡坦《藏语研究文论》第 474-504 页,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6] 江获. 2005. 《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 《语言科学》第 1 期.
- [7]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 2015. 《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草案) 信息处理用现代藏语分词规范(草案) 信息处理用现代藏语词类标记集规范(草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8] 金鹏. 1981. 《藏语拉萨话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用法》,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 4 期.
- [9] 金鹏主编. 1983. 《藏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0] 李方桂、柯蔚南. 2007.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王启龙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1] 刘凤强. 2016. 《从〈拔协〉词汇运用看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裂变》,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 [12] 刘凤强. 2018. 《〈拔协〉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 [13] 曲世锋. 2015. 《藏语动词情态范畴的历史演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14] 仁增旺姆. 2012. 《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 [15] 桑杰坚赞. 2014. 《米拉日巴传》(藏文版),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 [16] 邵明园. 2014. 《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7] 索南才旦. 2021. 《〈拔协〉与〈吐蕃兴佛记〉关系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18] 佟锦华、黄布凡. 1990. 《〈拔协〉增补本译注》,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19] 王尧. 1982. 《吐蕃金石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20] 韦·塞囊. 2010. 《韦协》(藏文版),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 [21] 吴福祥. 2010. 《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 《民族语文》第6期.
- [22] 余成林. 2018. 《藏缅语存在动词的类型及其演变特点》, 《民族语文》第1期.
- [23] 张军、龙从军. 2020. 《古藏文文献〈拔协〉的判断句》, 《民族语文》第5期.
- [24] 张怡荪. 1993. 《藏汉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5] Bell, Charles. 1905. *Manual of Colloquial Tibetan*.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 [26] Chonjore, Tsetan, with Andrea Abinanti. 2003. *Colloquial Tibetan: A Textbook of the Lhasa Dialect with Reference Grammar and Exercises*.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27] DeLancey, Scott. 1992.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conjunct/disjunct pattern in Tibeto-Burman. *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 25(1): 39-62.
- [28]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 33-52.
- [29]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369-382.
- [30] Garrett, Edward John. 2001. Evidentiality and assertion in Tibeta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 [31] Hill, Nathan W.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h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389-433.
- [32] Jäschke, Heinrich August.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evailing Dialects* (to which is added an English-Tibetan vocabulary).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33] Tournadre, Nicolas, with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49-111.
- [34] Tournadre, Nicolas & Sangda Dorje. 2009. *Manuel de tibétain standard*. 3rd edition. Paris: L’asiathèque.
- [35] Yukawa, Yasutoshi. 1966. 《チベット語の *duu* の意味》, 《言語研究》49: 77-84.

On Existential Verbs in the Old Tibetan Literature *sba bzhed*

LONG Congj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ba bzhed* text with interlinearized glosses and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old Tibet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nine existential verbs in terms of their basic usages, semantic functions, syntactic patterns and path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explores especially the semantic divergence, person consistency and path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two existential verbs *vdug* and *yod*.

[Keywords] old Tibetan literature *sba bzhed* existential verb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10248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胡鸿雁】